

〈麋狐鹿與怪葡萄〉：

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記》（152.16-159.18）¹

梁孫傑 譯

各位先生和女士，各位外邦人和信徒，在此標上句點，不然分號也行，為斗米折腰的人和行半套殖民的人，高貴的人和底層的人，還有各位混種的人和愚昧的人！

從前從前有一個地方，那是個很大很大，大到很累人的烏有之鄉，住著一隻麋狐鹿。唯我獨尊的特質形成龐大的孤寂，致使這個隱居敗德的首長蹲在寬大橢圓的馬桶座上心神不寧，倒盡血霉糟糕透了，他竟妄想著要和哪隻麋狐鹿出去走走（當然可行！看看我的蹄！安東尼·羅蜜歐如是喊著），因此在夏日一個有如《神學大全》般瑰麗堂皇的傍晚，度過了很美的早晨和享用了豐盛的晚餐，煙燻火腿拌菠菜，吃得沫星四濺慾望全開，兩位執事持聖扇分侍兩旁，把蚊蠅從他眼前驅趕開來，頭戴小圓帽的司祭為他修剪鼻毛，梵蒂岡的主教為他掏清耳垢，身披羊毛肩帶的總主教為他按摩喉嚨；然後，他穿上那件密不透風油水不侵的雨衣，擎著那把人人非難的寶劍，整束他的寶冠，邁開腳步跨出他那端凝穩重的村落農舍，人稱白色鄉野（如此稱呼，因為在天氣嚴寒中雪花如粉堊白灰飄落四方，覆滿這座以石灰泥為主結構的村落。此處擁有媲美博爾蓋塞景觀園林的華麗遼闊花園，飛泉瀑布，仿梵諦岡藝廊，水渠縱橫兩岸茵蘊，堂皇正統，地下墓窟一排排兩邊延伸如馬櫛之梳齒），從古稱臘得鎮的倫敦閒庭信步般走將出來，想就事論事地看看這個離經叛道的世界裡，所有可能想得到的可能摸

得著的最詭異的事物，到底能敗壞到什麼程度。

他出發了，攜帶著父親素有王子保鏢美譽的寶劍，暱稱破槍矛，繫在腰上，懸於兩腿之間，劍身垂至腳跟。小名牛皮矛的布雷克斯皮爾是我們曾經的摯愛，僅有的一個，雖然否決權甚囂樹顛，他全身鏗鏘鏘地回應我口袋的叮叮噹噹，從開叉如V的勝利蹄趾到教皇權威的三重冠冕，渾身上下每吋肌膚真乃神人所有也。

他從阿齊爾文化的避難洞穴走出來，都還沒有超過左右腿各五步，每步一秒距差，共計32.6光年的距離，就在下一秒靠近城牆外之聖保羅教堂樹蔭涼亭四壁空那兒，拉特朗聖若望大殿燈籠輝煌如日耀的轉角處，他碰到了（根據偏袒一邊的教廷預言《永永遠遠介於始和終之間喘流不息的長河》第111項）那條他的眼睛曾經鎖牢過，最擅長在無意識間流露出沼澤渾濁陰邪氣息的小溪流。她發源於群山之間，就為了跟那些小女孩賭氣，把個河面搞得像是京城名妓濃妝厚抹的臉龐，還替自己取名叫妮儂。看起來是纖細的，聞起來是棕褐的，在狹窄處恬靜如默思，在淺灘處淙淙如細語。河水流淌潺湲，波紋起伏生瀾，好一幅活潑輕佻的反面針織圖：哇哦，天哪，我的，我的，都是我的！我，還是我！小小夢幻溪，灰灰褐褐往下滴，怎能不把妳來愛惜惜！

我敢說，在這條以後會變成河流的小溪對岸那兒，棲踞在榆樹枝幹上公然直挺挺地栓著不動的，不就是經久日曬乾癟成一團，又貪婪又小氣

的怪葡萄嗎？也難怪他腦袋秀逗脾氣暴躁，乾巴枯槁以致於此，還不是因為他沒有嚐到他那時代濃稠多汁的甜頭？

他的種籽原都方整有序地浸泡在他裡頭；那時他的果肉隨著每一分鐘的流逝，色澤不斷轉深風味不斷增厚；很快就有專人幫他在頭頂藤葉上覆蓋帶有設計標籤的白紙頁，他很快就遺忘了當初人家對他的鄙夷；他靜靜地把懸吊著的葡萄串肥美圓潤的那邊呈給法警當成抵押，也默默地原諒法警曾扣留住他豐肥碩大的屁股。麋狐鹿呢，經過所有的努力，他在至尊至偉者朱庇特神殿旁憑空起了金玉其外佔地遼闊的人間天堂，可是卻從來沒有見過這位他舉手之間就可摘取然後醃漬的都柏村連襟兄弟，身份卑微，處境艱辛，鬱結沈思，不知在孕育著什麼。

亞德里安（那是麋狐鹿現今假設他肉體升天後採用的教名）趨前佇立著，紋風不動，這個黃金國度的繼任人選與奧里尼亞克史前怪葡萄面面相覷，簡直是灰泥塗上牆壁般地彌密難移。可是呢，全知全能的麋狐鹿得像全潰全敗的歐勞師，一定得考慮清楚，要嘛往嚴厲苦行的東方，要嘛往荒涼廢棄的西方，反正不管在什麼空間裡遊蕩閒逛，條條道路還是會直通羅馬。嗚-呃，就在這兒他看到了一顆石頭，卓然不群絕非凡物，就在這塊石頭上彼得曾在這兒坐著，身滿意足地享用逾越節筵席，石頭卡進這位教皇的臀肉之中，顯得突梯荒謬，還好當選的一致歡呼讓他適應了這種極端的緊急例外狀態，也就無度無法地放量大吃塞到滿爆，故事原來就是如此啦，於是呢，遍體油膏的身軀緊緊藏貼著他那不會墮落絕無誤謬預備傳播四方的通諭，這位西方新教的先祖，長久以來沙漠的盤石，和那根他時常結伴同行的德丑手杖，筆直的腿沾滿塵土如罩一層薄霧，嘴邊肥肉緊蹙著頸垂肉，指戴漁人權戒，像個剛入學

的大一新鮮人四處炫耀吹牛胡扯蛋，活脫脫一隻光彩耀目奪得勝利的野獸，他每日一言一行都會變成藝術品加入華勒斯典藏館珍藏之列，也增實荷包的內涵，因為，的確，他活得越久，沒錯，人家教他的越廣，他想得越多，也就越來越厚肥滋滋，越來越數量多多，狠撈海撈總得付代價，一把大屠殺的毒火，勝負，省滓，剩零啊！他看起來像首先的和最後的先知彌迦，也像壁圖斯五世和伍圖斯六世和陸圖斯七世一起給吹毛求疵的里歐四十五世伴宿坐夜時，拼湊起來的俗家綜合版。

——祝你有好胃口，也願好運降臨在我們身上，麋狐鹿大人！你是怎麼做到的？細聲細氣地，怪葡萄的聲音有些隆重客套過了頭的輝格黨做派，又帶有濃厚酣醺感傷的馬格德林史前啾噉腔調，那些麋鹿蠢得和公驢沒啥兩樣，扯開喉嚨放聲大笑，鬧烘烘中還嘶鳴著要為他的意向祈禱，因為他們現在早已太清楚那隻狡猾低賤的癩蛤蟆了。我能遇見您真是意外之喜，無上榮寵，半點不祥之氣都沒有，尊敬可畏的大人。或許您不會不依照我的希望把所有事情都跟我說吧，心智健全的教皇陛下？都是關於檜木和石頭還有所有的所有一切，總而言之，就是關於絨毛般的細芒，以及那費盡心思剖析仍難以索解的？不可行乎？

難以想像！哦，至慈誘主！一串怪葡萄！

——鼠輩！麋狐鹿這個宣道士端出福祿雙全成就大業的姿態像公牛般大聲咆哮，那些娘泡還是啥小泡的麋鹿，在他們雜亂不堪的羅本豪森房舍裡，光是聽聞他凝緩悠遠迴盪不已的尾音，就已股簌顫慄心膽俱喪，真是爛泥扶不上牆面，你還真無法從聲音沙啞的水手身上召喚出來絲綢般的纖細心智。爆掉你自己，和你那副爛透的哞一鳴皮包骨散架子，還要爆掉你那致命的詛咒！

不用，謝謝，還是要把你當成一隻田園動物吊死算了！我是在最高教長裡頭最至高無上的教化王！無與倫比的陳腔濫調！卑汗低賤之輩，你們這等光頭娘們，預備好宗座華蓋！聚我後邊去罷，總督們！一窩流著鼻涕的下作酷吏！腐爛！鼠輩！

——我對您永遠心存感激，怪葡萄彎腰鞠躬，唉聲怨氣消失無蹤，早已化成老酒直衝腦門，整顆小到很可笑的頭顱滿泛紫黑。我對我的四肢可以死死攀附枝頭還是一直抱持著希望。順便看一下，請問現在幾點？地點呢？沒惡意喔？

難以相信！這傢伙日漸憔悴還滿腹牢騷！就敢這麼跟麋鹿說話！

——詢問《禁書目錄》，要問問我的食指；親吻我的腳跟，可要小心避開致命痛處；增加我的金銀錢幣，黑管可會鼓漲成一朵花，洗滌我尊貴的鼻子，敬拜我如拿撒勒人耶穌，麋鹿回答著，轉眼間變得仁慈寬厚，文明達禮，機巧靈動，神聖超凡，彰顯出眾家沾滿鮮血的葛利果醉酒酣飲時四大最美好的幽默情緒。啥？幾點了？真是個婊子。那正是我帶著值得褒揚的心意來和你處理解決的任務，你還真是野蠻的紅鬍子巴巴羅薩。讓雷神索爾成為命運之鐘，就有了戰爭。讓保羅變成彼得，就有了和平。讓你來當挨揍的必疼鎮。而讓我來當天使之都洛杉磯。現在，趴下，挺直，自己量量真有多長。現在，秤秤我權能的容量。怎樣，先生，葡萄發酸了嗎？我們這幾小時的空檔對你來說會有太過扁平的空間壓縮感嗎，你這拖延時間的東西？你會捨棄你自己嗎？如何？快點兒，你怎麼說？

聖涵忍啊！您應該已經聽到回答他的聲音了！細小微弱的聲音。去你的尻川！

——我也正想著那回事，親愛的麋鹿，可是，因為那些時間的律動在我的葡萄裡乾那麼久

了，假如我現在臣服於你，我也沒法給出什麼，我不能，如你說的，「捨棄你自己」，怪葡萄從他氣管的最底端發出嗚咽。我會緊緊守住我的底盤，你也是這麼說的，唉，可那也是你想要攫住的。我的殿堂，即使被到處亂竄惹禍的小牛犢撞垮，以每秒兩英尺的速度倒塌下來，還是我的。我的至福不是一副足枷可以銬得住的，假如是把腳套進一隻長筒襪裡，倒還可以算是幸福。我這根特殊的食指會像砲彈穿越空間直抵最高天庭，抓住那些創世之初從蛋殼孵出來哇啦啦大吼大叫的東西，從上拽下來。我不會再有這種能力跟法官大人說這些了（他在此差點丟了他的胳膊）雖然我那科克出生把酒當成蘇打水來喝的醉醺醺父親，只不過是個把絕對禁酒掛在嘴上四處騙吃騙喝的冒充服務生。你現在穿的是誰的外套？現在又是幾刻鐘？

難以置信！也罷，來聽聽難以避免的吧。

——你的殿堂，篩子裡頭有一隻豬的那個！永遠絕罰開除教籍，一再輪轉西東交替！東南歐洲的土耳其，穿上新袍的破落茅舍，不然就是西南亞洲的土耳其，灰燼墳堆的羅馬教廷。嶄新的羅馬，我可愛的小玩意兒，讓我們持續相信，信仰會終結信仰的。我在利奧城建築起來的空間只租賃給雄師般的男人，麋鹿以一向在宗教會議中最懾人的教皇聲音神氣活現地面論著，自以為是康斯坦丁大帝正在下達立即生效，永恆不變的最後判決（對蕪菁形狀的怪葡萄來說，還真是填鴨說教謊話連篇，把他搞得頭昏腦脹如遭船難）。我深感遺憾來宣布，基於俗世的權力我可助你免於被一吋一吋凌遲致死（贏得信任，捅上一刀！），看在我們很早就認識對方的份上，那兒空氣真是流暢，無處可比。（怪葡萄這小可憐，被豬篩子壓榨得扁扁的！我開始感到某種東西引誘著我瞧他不起！）在我這一邊，感謝教皇

教令集的律法，跟我們母親出租的住屋根本是兇宅一樣的安全，他繼續說著，從我千窗百孔的神聖大教堂，我可以看出什麼叫做完整無缺的神明清醒。聯合在米字旗下，同負一軛！笑話，是加入你們替你們負軛！讚美，你知道的，十字架中自有十字，是屬於讚美自己的人。麻痺歸於手持曲把拐杖心靈歪扭自取滅亡的騙徒。眼下我必須把你留在這話題上，看可以榨點什麼出來。我可以提出反駁你的證明，稍等一下，我的好敵人，讓我加重些動能，我的上帝哦！否則君士坦丁堡傳播的福音就不會是指引我們的星。我用這一打多跟你打賭。就是這部充滿雷霆批判共十二卷再多一些的大部頭著作。首先——不過最好還是先組織一下我豐碩的知識苦果，那是有關於，還要準備些甜點。阿奎納斯一摞摞的大部頭書冊。

為了加深他的觀點，他舉高了鑲滿珠寶的手杖像伸直的腿一般指向全能上蒼美好天堂的頂蓬，看得我眨巴眼兒都會痛，霧茫茫一片模糊，紛紛總總煞似我那豬圈，他從一些應該會產生閃爍的東西上頭，幸運地擦撞出紅藍火燄，鴻運香菸頭明滅閃爍，映照楓葉大飯店上空四方集聚的群星，狀如修道院迴廊環繞的花園，又如穀粒分明的一碗燕麥粥，德瑞莎街上少女頭上戴著的蠟燭花冠，火金姑般的燭燄明暗搖曳，紅黃相間頗像汽車方向盤的停車標誌佇立在沙斐亞·巴拉創辦的聖心女子寄宿小學前；這游手好閒早該蒙神寵召的傢伙湊攏著他那精品羔皮紙裁製的教誨書冊，零零散散十二多冊，希臘文，拉丁文和俄羅斯文，他的序言裡頭那些小小的誤謬都會有冒著洩漏玫瑰十字會秘密的危險，全放在他有如腹足的大腿上，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呃，飽滿完整，一舉擊潰之。他沒做什麼了不起的事，就是穿上防水雨衣，免於舌戰時骯髒口水之波及。他證明得很好，到底是誰乾渴而且乾渴到病懣懣

總共133次，說實在的，你也知道，時間是很真實的，你就停下來吧，別搞得尼克拉斯都滅絕殆盡（尼克拉斯·磊思這魔鬼老狐狸，過去還曾擔任過他的，那時還只是怪葡萄，他意志的光輪，霹靂作響的，現在倒像是隨性堆積的雷雨雲團，酒鬼遊民髒兮兮的光屁股），他引用了歐基里德，提到了核酸，還有不是那麼宗教正確的阿那克薩戈拉，與當局不合的史學巨擘蒙森，重擊傳統挑戰權威的朗福德伯爵，也引述了老邀大家一同禱告的伊拉斯謨，滔滔抗辯的阿米尼烏斯，猶太裔偽教宗阿納克萊圖斯二世，占卜預言師馬拉奇，闍雞卡波尼的教會史彙編，然後呢，還加上厚顏無恥的歷山七世和說殺就殺的克萊孟八世，麋鹿兩頰塞滿吉利丁果凍，每天喝的白蘭地像福馬林一樣把他浸泡的連平日常用的套詞都說得顛左倒右，他完完全全地，呃，誠實無欺地再次證明了，假如不是依照那樣的順序，那就打散，總會有不同的順序出現，他更改了3加30還有100次，總共動用了二項式定理，實景立體模型，一面畫有槍林如雨的布匿戰爭的筆墨塗鴉牆壁，浪費墨水的英-英-《英戈斯比傳奇》，還有大家都希望可以累積出來的墮落誣人的規-規-規定條例，經驗法則中蒙福的教訓，傷害他人的權宜之計，還有法律及其甜頭，本丟·彼拉多虛應情勢外人都聽不懂的偽善判—判決，儲藏室，某種連結匯集的空間之所在，裡面病患登錄追蹤簿冊的那項分類裡，那些早就化成木乃伊碎片的手抄原稿，一些讓人噁心作嘔的病態笑話，還有精心研究關於用尾巴欺騙狐狸的所有專文中共同的狡滑議論的專文。

自高自大的麋鹿，處聖靈發出前之狀態，持歲差現象之主張，表裡不一兩面人，雙重欺騙加又加，正在頒佈的事實人盡皆知；然而矛盾的是，在如此對立議論造成的難過對比之下，他幾

乎就可以狠狠打擊一頓如網中之魚的怪葡萄這分裂宗教的異端惡棍，幾乎可以成功地大權在握治好這迷團般的傢伙叛逆的毛病。可是還蠻糟糕透頂的，就像之前他常常逮到那些低賤卑污的手下們像動物般赤身裸體，精液塗身有如上帝烙印的標記符碼，就開導他們說，聖母無玷始胎的教義，這裡頭不需要你的精液，精液是無啥用處的，還要他們通通一起鼓動臉頰吹奏布契那圓號，聚眾佈道；他純潔無暇如百合花般流沛噴洩的傾訴，和隨之而來自我孕育的共軛雙挑的觀念，在他唾沫橫飛乾癟老婦般不甚連貫的口氣下，他要那些孔洞滲淌而疼痛的信徒效法聖靈神性的發出，那些在主教教區裡聖餐儀式中，聖餅高舉過胸時，聖靈降臨在一對一對身上，都滿頭大汗和自己的甜心甜蜜蜜的卵巢展開二重奏吟唱，要和他們在興奮刺激之中合成為一。到現在都做得完完滿滿，可是他的那些拜占廷帝國管財政的官員，一個個愣頭愣腦的，吵起架來喧騰一片如伐倒樹木轟然盈耳之巨響，老喜歡挑剔他的公議會啦教區宗教會議啦的決議，什麼他幹的都是些集資放賭注的合夥勾當，連獻給主教的巡視費也有意見，還有他的教皇永無謬誤，還說什麼教宗爸爸們都來親吻油膏裹身滑膩相當的私生子，還有「和子」的信念，通通被他的愛馬人的蹄爪子踢開，晾到鉤子上去了。

——離著搖搖晃晃一千年來偏航的日子越來越遠，哦，怪葡萄，請認真研讀我那被你騙去的羊皮，你將會醉茫茫到無視於這個世界的存在，即使你一向都是筆直地朝著這個世界走過去，虔誠的麋狐鹿試圖說著空間帶來的庇護。

——在經過了通常都是你的昔日的一千年，普通渺小如螞蟻的怪葡萄以你少訛我略我的口氣回答，去當阿赫邁德王子的野山羊吧，憑著穆罕默德的神，你的那頭可能還是，哦，麋狐鹿，太

過於煩憂困惑而兩隻耳朵都變聾了。

——我們將被位於死蔭空谷的英靈神殿瓦爾哈拉女選民揀選成為墊後的裡面為首的，麋狐鹿睥睨地說道，高貴中帶著富豪之氣，基於平等之故，先知以-以利亞達到的那種聯合情勢，巴力的輓歌，哈利路亞，我倆就在我們的國家檔案館，被警察當流浪狗丟擲進去的那個牢籠吧，而那正就是茹碧和羅筆沈迷嚮往的環境，奴婢和盧比疏落下去祈求的應該是紅玉戒指和教宗皇袍，降福於羅馬城市和整個世界，祝福他們。

藥丸，鼻腔洗滌劑（出香皂和香水的雅德莉牌，芳香如庭園），陸軍男性官兵抽的海軍切香菸，一派龐德街時髦的英國作風，真是緊密相連的情感紐帶，當那個來自紐西蘭頭戴缺口拱型帽兩腳酸疼疲憊不堪的旅人登上陸地，那模樣就如同利刃般直挺挺地切進……。

——微弱如噓噓的我們，困惑的怪葡萄疲軟地坦白道出混合精液的後果，甚至連為首裡面墊後的都不是，我們希望，當臉蒙薄紗陰森恐怖的天堂女神瓦爾基麗蒞臨教區視察時，我們早就被趕出去了。然後，他補充說：我完全仰賴著，看懂了吧，伊莉莎白第43條法令，濟貧那回事兒，她的拿手絕活就是以為在床上就可以扇金拉銀，根本是一坨大便，僅存的就是短促氣息之間的重量。噗噗—呼呼—幹！

那人形貌醜陋，避人眼光，隱身埋伏在河口，冷血無情的寇讎危害社會滋擾生意！（伊斯蘭天堂美女海倫娜的喘息）那晚應該還蠻快樂的，只不過……。

然後他們就惡言相向辱罵對方，犬和蛇啊，自從塔利斯提努斯，就是那個只要我們稍微狐疑不決就威脅要把我們做成罐頭的傢伙，暴雷咆哮破口大罵在柏油馬路隨地撒尿的不薩斯法提姆之後，還沒見過吵架可以如此口如刀劈舌若斧砍揮

舞狂野到這樣的地步。

——你，獨角妖獸，太監的號角！

——你，蹄爪畜生，摧花的英雄！

——你，卵蛋如小舌。

——你，爛醉綠王八。

就這麼著，蠢笨牛皮球回應應回砲彈揸排球。

小彩雲露沃蕾塔身穿她那套輕盈的睡衣，光鮮亮麗的，以十六道西斯汀教堂天頂之微光縫織而成，正俯瞰著他們，斜倚在小星星綴爍的迴梯扶欄上，好一個嬌憨可掬的小女孩，極盡所能努力聆聽著。她顯得多麼光彩奪目，當麋狐鹿滿懷信仰戴著忠貞之戒，肩膀高聳舉起手杖指向高高的天穹，啊，婚姻，而她看起來又是多麼灰陰沈鬱，當膝蓋圓如球形門把的怪葡萄，淌著汁液頗有節奏旋轉著，扮演著讓自己醜態畢露的保羅！她可是形單影隻，就自己一個兒。她所有的雲彩姊妹淘，全都可以出嫁了，和那些大獻殷勤的騎士隨扈通通睡過了，一群松鼠般的傢伙。她們的娘，且楠太太那個虔婆，出門去了第一區，上弦月光之下，正在刷洗某個王公貴族住的24號的後台階。老爹呢，那個斯堪的，臭鼬一隻，他上行到諾伍德的啤酒酒吧，饕餮大吃大嚼沃金的佛蘭德料理，還邊指摘維京人這兒不好那兒不對。露沃蕾塔一邊聽著一邊想著自己的心事，雖然那個天堂般的人物與她之間橫互著他欽崇的星群和他身上源源不斷神智的流溢，她還是試了所有她可以試的，希望可以讓麋狐鹿抬頭看看她（但是他太過毫無誤謬地直盯著遠方瞧），讓怪葡萄可以聽聽她（雖然他把聽到關於自己存在的本質太有系統地裂解開來，而注意不到她），知道她能做到多麼羞怯靦腆，不過到頭來都只有少女濕潤的蒸氣罷了。甚至她模糊漫漶虛擬想像的倒影，露沃露西亞，也無法讓像哈著大麻的他們倆轉移對神秘真知的注意，因為他們的心思，一個專注在

大無畏的信仰所帶來的命運，一個則是對教區廷的神職人員用酒瓶塞子塞著肛門感到無比的好奇，他們都在教皇選舉的秘密會議，共同參加的還有一些羅馬皇帝，如御日噬民的赫利奧加巴盧斯，騷擾不安的康茂德，野蠻兇殘的伊諾巴柏斯，還有，不管啦，只要是執事級樞機跟什麼鬼玩意兒協商出來的有個頭銜的就好，他們行事舉措都遵循燃燒紙莎草和斷簡殘篇之潮濕煙霧的指示。彷彿那就是他們靈感之所在，那口吹入他們鼻孔的氣息！彷彿他們的氣息可以複製出個朦朧模糊的女王國度來！彷彿活潑聰明如她還真會像個第三團體那樣去尋找如此這般的某某進行步驟！她試過了四方來風教導她的所有惹人憐愛愛憐憐的招式。像個小不列顛公主一樣，她甩動那頭暗黑如教宗選舉煙霧的頭髮，她把她那小巧玲瓏的手臂養得圓潤潤的，就像康沃利斯-魏斯特太太一樣，而她對著自己微笑的樣子，酷肖愛爾蘭皇帝的皇后的女兒擺出來在畫中的肖像的雍容風采，她順著自己嘆的氣嘆著氣，好像她生下來就是注定要嫁給素有愁風愁雨愁煞人之稱的忞思提思·忞思提爾·忞思提西姆斯。可是，甜美的小聖母，她最好把她當天該做的份帶到花團錦簇的佛羅里達去。因為麋狐鹿，一個完全遵守教條瘋狗般的客空納狂熱信徒，頂多就是個輔祭罷了，可不是一頭普通的麋狐鹿，沒讓給逗出興趣來，而怪葡萄，很疑他算個天主教徒，把天主教義當成探索世界的觸媒，貓咪舔舔就算洗過澡了，老是醉醺醺的都柏林酒鬼，從過去到現在，憔悴如松木，一直很痛苦很羞慚地渴望可以把這些場景的氣味通通遺忘殆盡。

——我看了，也了了，她嘆了口氣。他們比男人還要男人。是有個東西叫禮儀的。

哦，一株高挑的青綠玫瑰俏立在耳語窸窣你不能跟別人講的蘆葦之間，咻咻咻一陣尖銳風

聲呼嘯而過，軟儂按捺波擾騷動化作一聲嘆息，喁喁喃喃幾無可聞，猛然又旋起颼颼狂風，如揚鞭亂揮颯颯作響，卻又倏然消逸無蹤，只留下殘弱游絲一縷幽情：陰影開始沿著河岸兩邊漫滑鋪展開來，在點點星光閃爍不定下，蠕蠕緩爬行，緊緊絞肚腸，塵歸塵，土歸土，薄暮歸晚霞，朦朧天色就好像所有可以窺視到的努力維持和平的世界裡最糟糕透頂的垃圾堆，要多陰鬱就有多憂沈。兩岸的土地，顏色和外型，很快就會統合成不分彼此的一大片灰褐色，這麼說吧，超越了記憶，如注射氯仿陷於麻醉狀態，都沒有我了；此處平原開闊乃水鄉澤地，樹木扶疏，卻缺乏情愛。麋狐鹿有健全的眼睛，沒錯，不過他無法聽得很清爽。怪葡萄剩下一雙靈巧的耳朵，可是他勉強看也還是看不明朗。他停下來，然後他也停下來了，既沈重又疲憊，他們倆從來就不曾如此暗淡陰沈過。不過麋狐鹿仍然嗶嗶地想著，他會深入探究靈魂深淵的最底層，在明日就可以宣布不死之奧秘，而「聖」仍然撫摸著旅行袋裡頭的紙片，靠著恩典，他可以逃離開來的，假如他運氣也夠好的話。

哦，還真是幽暗得很！從送讚瑪麗亞山谷到恩典滿溢草原，「主與你同在」的頌詞在我們安眠時反覆迴響著。啊，露水！啊，別了！如此之幽暗，夜晚的露珠開始掉下來，剛開始是一滴滴兩滴滴，然後三滴滴四滴滴，終於五滴滴六七數不清的滴滴，因為疲憊的逐漸轉醒，他們現在跟著我們一同飲泣。哦！哦！哦！憑著雨水哦！沒什麼好說了！

然後一個面目模糊的婦女走下來到彼方岸邊（我相信她是個雙腳冰冷小孩攀膝的黑人），她收拾起神聖的教皇陛下，那位因文字之愛而完全變態的麋狐鹿，都晾到褪白了，拎著他到她被譽為「貪婪之鷹」的隱形住處，因為他是全然神

聖全然莊重，是她那蹦蹦跳跳的老闆另一條長得一模一樣的圍裙。所以你瞧瞧麋狐鹿，他本來就會有我知你知他知的理由去擁有葡萄乾。然後一個對大家來說都很重要的婦女走下來到此處岸邊（他們說她長得討人喜歡，即便她為人謹慎腦袋冷靜），因為他像極了小販的毛線球，也像擄鼻子擄到手帕上的那坨玩意兒，她從粗大樹枝摘下憤怒的怪葡萄，自截，離斷，恐慌，不由自主的哀痛聲調擴散開來，還真是大驚小怪的土著，同時也帶走他那些美麗的而且有福了的生物實驗室試管，排排立著有如神廟女像柱，到她人家看不到的羊棚茅屋，人稱「來自天堂的露水」是也。其實可憐的怪葡萄本來就搞錯了；因為怪葡萄總是會一直如此，過去總是如此，而未來也總是如此。他們倆不論是哪一個都從來沒有過這麼的貼心也這麼的動腦筋。現在留下來的只是一株榆樹和一顆石頭。堅如盤石的彼得修剪保羅可憐巴巴的樹木枝頭，鋸齒山脊除卻柳樹別無長物，皮埃爾不過是個搵羅罷了。哦！確是如此！而終究還有個少女，露沃蕾塔。

露沃蕾塔在她漫長的歲月中短短的生命裡，最後一次把事情都想了一遍，無數漂盪紊亂的思緒終歸於一。她取消了所有私定的婚約，褪去所有的薄霧羅紗。她攀越過欄杆；她發出了囡囡的霧霧的叫喊聲：不可以！不要！雲雨！重來！一縷輕紗薄衣翩翩飄起。她不見了。掉落進原本是小溪的河流（因為一千顆水珠無數年代以來早就撕裂般進到她體內噴灑她全身，她身體硬朗結實，調皮撒野酒來瘋，迷戀舞蹈，被汗名為覓緹小姐）是一顆淚滴，一整滴罪與惡的淚，眾淚中最可愛的（我的意思是，對那些喜歡看有眼淚又有愛情的寓言故事的粉絲來說，是這麼形容的，就是那些你隨隨便便在哈洛德都可以碰到模樣臉蛋漂漂亮亮的那類普通貨色，他們可是最最

敏感的)，因為這顆淚珠是潤年女孩的淚珠。河流從她身上流啊流地流過去，被絆了一下又一下，漣漣嘩啦啦，好像她的心都碎成了小溪流：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痛，啊，真是

痛！我還真笨得可以，就這麼一直奔流著，可是我知道，不行的，我不能就這樣待著！

（本文譯者為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註釋：

1. 本文翻譯自James Joyce. "The Mookse and the Gripes." *Finnegans Wake*. Ed. Robert-Jan Henkes, Erik Bindervoet, and Finn Fordham. Oxford: Oxford UP, 2012. 152-159. 大陸學者戴從容已出版該書第一卷的中文本。見戴從容譯。《芬尼根的守靈夜：第一卷》。詹姆斯·喬伊斯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由於筆者與戴從容在翻譯「守靈語言」（Wakean language）的理念上大相逕庭，故雖有現成譯作，僅能做為參考之用。不過喬伊斯早就預設會發生這種情況；他就藉著這部小說敘述者語帶揶揄地說，「這本頭尾相啣關於都柏林巨人的書字字都拼成這副德性，勢必讓每一個單詞都含有三個二十加上十種如中烈酒般顛倒錯亂的典型讀法」（FW 20.14-16）。光一個單詞就有70種（相當困難可以取得共識）的解讀方式，那麼任何一種翻譯版本，在各方面自然而然都會迥異於其他版本。

出版訊息

書名：法國宮廷文化的創意美學

作者：阮若缺

出版社：遠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1月

內容簡介：

法國的美學素養及生活品味一向令人嚮往，歷經長久的淬鍊與累積，「精巧細緻」的特色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當中，法式風格幾乎和「高級」畫上等號。而最能引領精緻優雅風尚、創造歷史文明的，首推宮廷文化，法蘭西斯一世、凱薩琳皇后、安妮公主、太陽王路易十四、龐巴杜夫人、瑪麗皇后、拿破崙、歐仁妮皇后等一脈相承，不管是無心插柳或處心積慮，所帶動的風潮時尚，將法蘭西美學發揮到極致，締造了輝煌的文化功績，並對歐洲皇室產生巨大影響力。本書重新爬梳法蘭西的生活藝術以及其文化創造出來的附加價值，探討宮廷文化底蘊對現代法國乃至於全世界文化的創意美學，發生了哪些神奇的催化作用。

